

昇條路後生

反佔中幾萬人遊行翌日，在山上的營地上，晴空萬里，我和Breakazine 的編輯顧問梁柏堅，談起移民。三十年前，中英草簽聯合聲明後，人心惶惶，移民的討論甚囂塵上。梁柏堅最近整理機構歷史時，發現「突破」當年曾在大會堂播幻燈片，替港人尋根。沒想到，三十年後，不少當年可以離開的人都選擇回流後，這個問題再次困擾香港，而且愈問愈悲觀。「未移過民，你會覺得是一個希望。但三十年後，做番同一件事，你知道一走了之其實唔work。」最新一期的專題，梁柏堅再次栽進移民問題，與很多決心不走的人討論，嘗試把重重烏雲撥開——若離開不是辦法，留下可不可以是出路？「你想找美好的地方，這裏就是。美好，是你要有份去建設的」。文陳嘉文圖胡景禧

移民就好？

這天訪問，地點在梁柏堅的辦公室。我按着他給我的地址，乘巴士、火車，再轉的士，沒想到通常困在工廈裏的編輯室，可以在這活像是世外桃源的山上。突破青年村，基本上是個營地，有過百間營舍房間，還有演講廳、禮堂、三層高的辦公樓，推門而出就是草地，北面的樓梯可遙望吐露港。梁柏堅穿著拖鞋來迎接我，雖然短髮隱約見白，但朝氣勃勃，看不出他幾天前晚晚通宵趕死線。

每兩個月，他和他的團隊就經歷一次類似的拼搏期。Breakazine 是香港第一本書誌，像雜誌定期出版，但每期內容強調一題到尾，深入探討一個專題，從不同面向嘗試解答一個社會議題背後的最核心、最基本的問題。例如即將出版的九月號，題為《移家》，談的是近一年來香港人常說的移民。三十年前，香港人已討論過一回，最後走的走，然後，走了又回來。香港人今天再討論，核心不應再是有多恐懼未來、走去哪兒，「我想問的是，為何移民最後回流？移民就好？移了民的人，是否找到他們的烏托邦？」梁柏堅覺得，這十多二十年，已證明移民不是好方法，黃皮膚黑眼睛，到頭來成為被歧視的源頭，人在他鄉，現實是很難融入社會。「如果走不是辦法，我們又爲了什麼留下？」

留下的理由

這兩個月，他和他的團隊，訪問了一班決心留在香港的人，包括七月二日預演佔中被捕的人，還有從台灣來的《號外》主編張鐵志。張鐵志到過內地工作，現在來到香港，認為現在的香港正經歷關鍵性的轉變，除了見證中港台整體改變外，也嘗試提醒這裏的人要奮鬥。「他說，香港人想移民台灣，說台灣是寶島，但台灣人其實叫它做鬼島。」我們在台灣看見的，是旅行時看到的有限片段，台灣也有爭鬥，但爭拗之中可以找到路繼續走下去。「你覺得那兒美好，但有沒有想過是什麼令那兒美好？是因為由好多人共同建設的。」

社會狀況是否公平呢？

若單看探討的議題和涉獵的層面，Breakazine 不像是學生讀物，面對的是所有香港人。「起初，我們的確只是想為讀通識的學生做點事。」梁柏堅九五年開始在突破工作，〇九年參與開發Breakazine，「那年，教育改革，學生必修通識科，我們覺得這是全港性強制青年人關心社會的一個學科」。年輕人關心社會當然是好事，但當事情變成強迫，自主性就會慢慢消失，結果與初衷最終會被切割開。「考完試，學生最想立即燒晒啲書。我們不想學生關心社會只關心至中六，然後永遠不想再觸及。」

跟年輕人彼此遇上

在青少年機構工作差不多二十年，梁柏堅說，他與年輕人，沒有誰選擇了誰，只是彼此遇上。「青年人很少在計算社會怎樣變化，或用權勢權謀去想一個問題，但所問的問題，反而更貼近核心，例如，社會這個狀況是否公平呢？」時間久了，發覺彼此的發問方式原來好相似。九三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，他兩年後開始在突破工作，經常自我質疑，不尋根究柢不罷休，可是有時連自己也無法回答自己，人生便開始迷失方向。例如他畢業後替一本雜誌打工，「雜誌，做一期就變廢紙。究竟有什麼可以留下呢？」於是，他到了突破做書籍編輯，以為書裏承載的東西

，可以比較長久，卻又發現即使人們很少看完書就立即扔掉，事實上有多少人會把書翻看？他無法找到答案，開始迷失，剛巧機構打算開發互聯網，「那是差不多千禧年，世界紛紛為互聯網定義。Internet，這個字本身想表達什麼呢？Net 與net 之間有聯繫。所以當時我的目標，不是做什麼入門網站，而是思考如何利用internet把人連繫在一起」。最後，創辦了uzone，裏頭提供的平台功能，和現在的facebook其實很類似，有交談的空間、個人專頁，間中推動社群之間的互動，例如辦交換禮物的遊戲。「青年人是屬於未來的、前瞻性的。你要與他同行的話，你都要向前走。二〇〇〇年，當時的青年人生活在網絡之中，如果你不投入，你會大大落後」。

資訊爆炸時代，最缺乏什麼？

人們說，一蟹不如一蟹，對經常接觸年輕人的梁柏堅來說，這是無法認同的。他的一代，生長於七八十年代，電腦沒有互聯網、相機仍用菲林，「為什麼很多發燒玩家，都是某種年紀的人？因為他們過去有好多時間專注在一件事情上」。至於現今這一代，「一出世就在咁闊的世界，怎可能覺得他們的見識、知識一定低過你呢？」但當然這不代表沒有不足，而這就Breakazine 想要填補的缺口。「我們問，資訊爆炸的時代裏，最缺乏什麼資訊？」世界愈寬闊，接收的資訊愈多，他們大概最困難的就是停留在一點上。「就像一場足球比賽，當人人的眼睛都只聚焦在足球上，你其實看不到場波是怎樣打的，所以一定要有top view，看球員怎走位。」他想做的，就是這種鳥瞰式的大畫面，鋪排在年輕人面前，培養他們有向深處發掘的能力，捉得緊一個焦點，一直掘下去。

做一本書誌深度探討社會議題

專題要有深度，同時又不失時效性，這種口號式的目標，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。尤其對於兩個月才出一期的刊物來說，在感受到社會氣氛後才把一個議題縱橫兩向地發展開去，再歸納成書出版的話，已經太遲。梁柏堅說，他們也揣摩了兩年，才開始找對了方法。「我們要預期社會將發生什麼事，然後站在那兒等待它發生。」他的工作，有人說像是個預言家，在半年前就開始想半年後會發生什麼事。最近的例子，是今年的七月號寫澳門的公民社會，出版前一個月，澳門剛巧發生回歸後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，反對離補法案，半個月後，香港媒體開始熱烈討論。「這其實是個意外。我們起初是因為七一，希望七月號的專題是探討這個跟我們一樣經歷回歸的城市，看看他們的公民社會是怎樣、政治環境是怎樣，卻發現他們的立法會結構基本上一樣，只是他們有幾個家族包辦整個澳門。」再早一期，五月號，他們談六四廿五周年，「這些重點式周年紀念，社會一定會討論，一定有很多回顧式的反思。我們想問的是，平反的目的是什麼？平反之後，我們其實想要什麼？是往後長久的平安。」

如何平反，平安又從何談起？

於是，他們到了柬埔寨、台灣採訪，看看當政權對人民作出傷害後，這些地方如何面對平反，平安又從何談起。「台灣取消戒嚴其實只是不久之前的事，但我們都好像已忘記了。多少人知道二二八究竟是什麼？那時候，二萬精英消失了，很多知識分子坐牢後，到大學教書。今日很多人台灣年輕人會談公民社會，要多得這班老師培養了公民意識。但反觀柬埔寨，七〇年代屠殺大量知識分子，現在社會雖逐漸穩定，也有紀念館，但這地方沒處理過這道傷痕，政府依然用高壓手段控制國家。是平反了，但當國家沒有改變的話，平反都無用。」

拉闊社會畫面，改變固有想法

梁柏堅這幾年來，習慣把社會的畫面拉闊，看事情的脈絡向哪個方向走，然後預計將來。「有些問題很核心，若沒有解決，它只會不停出現，遲早爆煲。」另外有些時候，他們不止站在未來等候預言被說中，而是成為一種力量，推動事情發生、改變。一二年九月號，談龍尾人工沙灘，這話題其實早已事過境遷，當時抗爭過後，一切又回復平靜。「沒什麼人會探討至核心問題，問題出在環評的機制。」後來書誌出版後，團體自掏腰包買了二百本Breakazine 送入立法會，再次醞釀這件事的討論，然後，幾個關注環境的團體組成了大聯盟，守護龍尾。「見到問題，打破了迷思，看到真實，若從此停在這裏，我們只在消費他們的故事而已。下一步，是什麼？或許是make some changes。」

年輕人的未來，會失衡？

那麼，他接觸最多的年輕人，他們的未來該怎樣預言？梁柏堅看到最大的困境是負債問題。他說，他讀書的年代，環境相對好，中學學歷的工作崗位多，沒有學位，都可以找到工作，大多青年人都是「由零開始」，或者「少少負數」開始。八〇年代，負債大了，但也未至於像今天大。「大學每年學費沒變動，但三年改四年，總學費就變相

增加了三分之一。若有些學生從副學士開始讀，然後轉讀自資學位課程，要幾十萬先讀完。」社會制度、觀念不改變，情況只會一直惡化，「去到一個地步，負債很大，畢業後又搵唔到份工去還債，就撞牆了」。但問題不止於此，一些職業先修的學院也有做過預算，社會上老一輩的技術師傅逐漸消失，年輕人卻又不想入讀職訓學校，「無人想做技工，工人的技巧變得昂貴，所有技工講求專業牌照。情況會怎樣？將來你要整水喉，也要畀好貴錢」。

唔好攞住一齊死

最可怕是，另一邊廂，我們的人工卻沒怎樣增加過，但連修水喉都要付天價，生活就會愈來愈艱難，「我哋應該會攞住一齊死！」我問梁柏堅，真的這樣悲觀嗎？「那麼，有些想法就要改變。社會不能認為無學位就唔得，沒有工作比其他工作低下，不再只有某些行業才值得投資。若這些想法改變，未來就會樂觀一點。」做深度探討社會議題的書誌，大概就是想喚醒年輕人，「去發現自己的位置，貢獻這個地方。我發現你的貢獻，你發現我的貢獻，做得到的話，前面條路都闊啲」。

後記

十個留港的少年

新一期的書誌，討論移民是否出路過後，結尾是十個留港少年談為什麼留低，有人說，呢度茶餐廳咁好食，點可能走？也有人因為覺得自己沒什麼能力，於是呼籲其他有能力的人別走。「他們的說法，並不政治，但卻很人性，很有感情。」這一期，做到最後，梁柏堅感嘆起來，「如果有更多人為這件事覺醒就好了」。聽到這裏，我雞皮疙瘩起來，這個城市裏，誠懇地為這城市默默耕耘的人原來不少，至少我眼前就有一個。